

# 一个党员家庭的仪式感

王国梁

父亲入党那年,我还是个懵懂孩童。当时我对“七一”党的生日还没有概念,只记得那天父亲表现得特别郑重和严肃。他换上干净的衣服,戴上党徽,然后郑重地举手宣誓。我感到纳闷,使劲喊父亲,可是他好像完全听不到一样,用铿锵有力的声音把入党誓词宣读完。

这是属于父亲的仪式感。他认为,作为一名党员,要郑重过党的生日,一定要有个仪式才行。

父亲很神往地回忆起往事:“入党那天真是激动啊,我的心‘怦怦’跳!我都写了好几次入党申请书了,这次终于如愿……”父亲一定是心潮澎湃的,他脸上那种神圣庄严而又无比激动的表情,我还是第一次看到。

父亲是我们大家庭的灵魂。记得那时他最引以为傲的是家里挂着的“党员之家”牌子,那枚红色的牌子就像一枚勋章一样,我们的家因此蓬荜生辉。那时父亲挂在嘴边的话是:“我是党员,咱家凡事都得表现积极一点。”

多年来,父亲坚持每年“七一”

重温入党誓词,我也渐渐习惯了他用这种方式过党的生日。对父亲来说,这样的仪式感,会提醒他时刻牢记自己的党员身份,这是一份荣誉,也是一份责任。这种仪式感对我也有深远影响,父亲用这样的方式强化了作为一名党员的神圣和光荣,让我早早就觉得,入党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。

我参加工作第一年就入党了,当时父亲兴奋极了。他四处奔走相告,就像当初我考上大学一样。父亲认为,入党是对一个人最大的肯定,他不止一次地向我竖起大拇指说:“好样的!入党了,多值得高兴的事,咱一定得庆贺!”他召集亲朋好友,摆了一桌简单的酒席为我庆祝。这也是父亲的仪式感,他又一次强化了党员身份,告诉自己一定不能辜负这个称号。

家里又多了个党员,父亲更觉得“党员之家”名副其实了。我家有大点的事,或者村里有选举之类的事,父亲都要召开家庭会议,很有仪式感。每次家庭会议,父亲都会说:“党员要先发言表态。”所以我

们的家庭会议,颇有些郑重的色彩,父亲是老党员,我是新党员,我们俩发言,其他人都会认真听。母亲经常说:“你们是党员嘛,觉悟高,啥事都听你们的。”妹妹羡慕地望着我说:“哥,我啥时候也能入党啊!”在家人看来,党员的话当然是最让人信服的。

那年,我得了第一个“优秀党员”证书,父亲把证书摆在最显眼的位置。家里来人了,他必定要有意无意提醒人家看一下。人家夸我:“优秀党员呀,真了不起!”父亲便立即眉开眼笑。

如今,我们这个党员家庭,依旧保留很多仪式感。比如“七一”党的生日一定要重温入党誓词;有事情召开家庭会议,一定要尊重党员的意见;参与村里重要事情讨论,也时刻不忘自己的党员身份。如此等等,父亲和我用这样的形式,提醒自己是一名党员。我们始终保持着对党员身份的使命感和敬畏感,也因此更加努力,更有担当,更讲奉献。

# 听妈妈说话

王志兰

周末晨起,骑车回老家。车进旧院,寂然无声。将自行车铃声叮咚了一阵,妈妈从瓦房里慢慢出来,再也不是那样的快捷如飞。妈妈脸上的笑意依旧,但沟壑深陷。我的心一阵阵抽紧,妈妈又老了许多。

“回来了,你爸到蒋家滩去买肥料了。”妈知道我偏爱爸。

“我来看看你们。这个礼拜身体好吗,没问题吧!”我说。

“没有事。也就上次发烧。你送回来的罐头,吃掉就好了。”妈妈笑道。说到上次发烧,让我真担心:上周三晚上,妈妈先是肚子胀,然后躺在床上发起烧。爸爸想打个电话给我,妈妈说不要麻烦,熬一下就会好的。

但这一熬,却熬到周四,仍发烧,不能起床;到了周五早上,烧才退下去。

妈妈生病的片段,在爸妈的你一言我一语中拼凑完整。

记得五年前国庆节,爸爸肚子疼痛厉害。但因我们一家开车外出旅游,直到三日晚上我们回家,妈妈才打来电话告知。第二天一大早,我们赶回。见从来就站立田野的爸爸,居然在床上呻吟。我们家族有阑尾炎病史,看爸痛成这样就知道。幸好当晚,爸爸开刀顺利,病痛解除。

妈妈让我坐下来,我其实心里想着去带小孙子。但碍于妈妈的话,我与妈妈并排坐下。妈妈坐沙发,我坐躺椅。

妈妈说话了,眼睛闭上了。说的是村里人的事儿,或是亲戚的事儿,还有其他零零碎碎的话题。但妈妈的话语很涩,语速很慢。疙里疙瘩的,我听着心里怎么就那样的苦涩:快言快语的妈妈像小鸟一样飞走了?妈妈真的老了,老态龙钟了啊。

一边听妈妈说话,一边在想——

想我少时极为内向,常常躲在门背后自言自语。是妈妈每天好好听我

说话,与我说话,让我成为健康开朗的女孩。

想我结婚生子的時候,那时妈妈五十多岁,元气满满,我在妈妈的精心呵护下,养得胖胖的,真是幸福!

想这些年,我一直埋头做自己的事,有时间回家老说自己的功劳,而从没有关心过妈妈的衰老。后来居然嫌弃起妈妈烧菜不如从前,洗碗也不干净……

一边听妈妈说话,一边在想——

我们在什么时候陪过妈妈,听过妈妈说话,像儿时那样,那么亲密,那么全心全意呢?很少的时候呀。我们就像一只羽翼丰满的鸟儿,一直勇往直前,从来没有回过头,没有好好认真回望过自己的妈妈。做子女的我们,哪怕自认为做了很多,也永远都亏欠自己的爸妈。

每次我回家看妈妈,隔壁金花娘远远看见我,就露出笑意。“又给妈妈带东西来吃了,这个女儿很孝顺。”在乡邻的眼里,我是村里的好闺女。但其实,我满脑子都在想着自己的事,很少有时间坐下来听妈妈说话了。

加上五年前,父亲耳朵失灵了,他差不多听不到他人说话了。爱说话的父亲也很少与母亲说话,两个老人坐在一起,渐渐成了两尊石像,他们有时大声说话,很多时间默默无语。

没有说上多少话,也没有等到老爸回来,我心里惦记着去带孙儿,想着给儿子儿媳帮忙,便站起来说,我要回去了,要去带宝宝。妈妈无奈地也站起来,说道:“你去忙吧,不用操心我们。骑车小心点。”

我注意到,母亲的眼睛里有些失望,她希望我多陪她说会话。但我还是匆匆骑车走了,心里沉重。

什么时候能坐下来,安安静静地听妈妈说话,让妈妈说个够呢?

回头,老家的院墙上,凌霄花橙红如瀑,串串向阳……

笑脸

汤青摄



# 蒲棒情深

刘峰

“芦花才吐新穗。紫灰色的芦穗,发着银光,软软的,滑溜溜的,像一串丝线。有的地方结了蒲棒,通红的,像一枝一枝小蜡烛。青浮萍,紫浮萍。长脚蚊子,水蜘蛛。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。惊起一只青桩,擦着芦穗,扑鲁鲁飞远了。”汪曾祺在小说《受戒》结尾处的描写,充满了浓郁的水乡气息。

这般的景致,在我家乡随处可见。一到夏日,湖畔、池塘、小溪、沟渠等水域,到处长有芦苇与菖蒲,当紫色的蒲花谢过不久,就结出了一枝枝好看的蒲棒。

蒲棒之美,为季节染就。起初,它从蒲草顶端钻出来,是淡黄色的,小小的一截,随着季节走深,它次第变为棕黄、绛黄、通红,仿佛一枝美丽的红蜡烛,有一种红袖添香的韵致。难怪乎民间给它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:水烛!

夏日漫步水边,当看见碧波里荡漾、微风中摇曳的蒲棒,万绿丛中枝枝红,眼睛为之一亮,一颗心莫名地兴奋起来。

犹记年少时,在湖乡“双抢”,一到晌午,人们都收工回家了,由

于田里的活忙不过来,我与姐姐主动放弃了休息,在无人的湖区插秧。中午的日头很晒人,田水很烫,人容易困倦。湖风送来蒲棒的阵阵清香,让人神清气爽,烦躁顿消。

黄昏收工时分,到湖边洗濯,顺手摘一束蒲棒,是那么的畅意。一路将它们高举着,像擎着一把小小的火炬,一边走一边嗅,爱不释手。轻轻撕开一片,用嘴巴轻轻一吹,只见雪白的绒花似蒲公英飞舞,是那么的轻盈、飘逸、多姿。剩下的蒲棒插入玻璃瓶,用清水养着,一屋清香。

“人散后,一钩新月天如水”,夜来乘凉,远风送来了芰荷清气,送来了流萤,也送来了一缕缕蒲棒香。慈祥的外婆,懂得蒲棒的药效,用它来驱赶讨厌的蚊虫。老人家将蒲棒采摘回来,将棒芯揉搓下来,做成软绵绵、凉沁沁的药枕。一到晚上,她手摇蒲扇,点燃一柱蒲棒,青香袅袅而起,蚊虫顿时遁得无踪无影,头挨药枕的我,要不了一会儿,就沉入了梦乡。

那些年,乡间常放映露天电影。因怕走夜路,当走在赶场、散场

的路上,遇到水边的蒲棒,折一根在手,用火柴点燃,我与小伙伴们一路摇晃着,像一串串流动的小星星,又仿佛无数飞舞的萤火虫,又笑又唱,胆子竟大了不少。

至今回想起,小时候我是那样的调皮,惹是生非。每当受了伤,外婆总是“小祖宗,小祖宗”地喊着,从屋檐下取下一根蒲棒,蹒跚而来,揪下一截棒芯,用口嚼烂,轻轻地敷在我的伤口上,然后缓缓地缠上纱布。真奇怪,刚才还在滴滴的血,一下子止住了。很快,伤口结了痂,不几日工夫,就彻底愈合了。

长大后才知道,蒲棒具有消炎止血之功效。《民间草药》云:“蒲棒,甘微辛、平。消炎止血,抑菌退肿。”夏日在野外割麦刈草,当锋利的镰刀割伤了手指,只需将揉碎的蒲棒按在伤口处,即可止血消炎,减轻疼痛。

离别家乡岁月多,蓦然回首,才发现,生命之中,很难觅到像蒲棒这样美丽、实用、诗意的野生水植物了。多想回到故乡身旁,终日与水相依,与蒲草相伴,让一枝枝蒲棒医我乡思,了我乡愁!

梦境

李陶摄

